

泰美關係的回顧與展望

羅石圃

泰國外長察猜于十一月廿三日應邀訪美，在啓程時表示此行爲爭取美援；至返國後，又稱美國仍以泰國爲親密盟友，經援照舊，軍援未便透露，並鼓勵企業界來泰投資，這是美軍全部撤出泰國後泰美新關係的開端，也是泰國外交政策右迴漩的訊號，今後的趨向如何？值得探討。

一 反共與親美的來由

在東南亞，泰國是以靈活外交著稱的國家，當西方勢力東來，此一地區各國均已次第淪爲殖民地時，它始終得以維持獨立，並非倚賴國防力量的堅強，乃得力于外交上的靈活運用。至二次大戰期間，泰國當軸一面迎接日軍和平登陸暹羅灣；一面又組成「自由泰」地下政府，從事抗日活動，並與盟軍暗中取聯，準備迎接反攻。以致日軍南侵時，泰國既未遭到敵騎蹂躪，到日本投降，亦未被列爲戰敗國，免予付出戰費賠償，這都是泰國知識份子津津樂道的外交成就。五十年代毛共從中國大陸向東南亞所輸出的戰爭，使越、寮、緬、馬均已赤浪橫流，泰國在參加美國以圍堵毛共爲目標的「東南亞公約」之後，又派遣外長出席由毛共策動的萬隆首屆「亞非會議」，所以一般認爲當時泰國政府的外策，爲「明交自由陣營，暗結毛共」的兩面外交。

一九五八年，乃沙立（Sarit Thanarat）執政，對內雷厲風行地執行「反共法案」；對外頒佈「五十三號命令」——禁絕與中國大陸一切往來，及嚴禁出售大陸產品，並大量接受美援，完全放棄靈披汶（Luang Pidy Songgram）政府對美援運用，以增強警力爲主，及不許興建北部道路機場，以表示不以國土供作美國圍堵毛共基地的政策，開始修築美援戰略公路，由泰國東北部直達寮國邊境。一九六〇年九月，泰美簽訂協定：美國承諾在這一世代之間，對泰國提供武器與經濟支援，泰國提供美國軍事基地，興建基地所依據的，另有特別協定，規定泰國具有所有權，美國祇有使用權。①

一九六二年三月六日，美國國務卿魯斯克與泰國外長他納（Thanat Khoman）聯合聲明：美國向泰國保證將提供支援，協助泰國抗禦「共黨武

裝攻擊」②。這是對一九五四年九月所簽訂的「東南亞公約」作進一步的闡釋，表示一旦泰國遭遇到共黨武裝攻擊時，美國無需等待「東約」會員國作成決定，即單獨採取行動協防，亦即將多邊條約義務，再加上雙邊條約義務。此後美國的軍經援助，即源源而來，美軍在泰國基地，也次第興建。從一九六〇到一九七二年，美國所給予泰國的援助，僅就軍援而言，便有一百一十億美元，接受美國訓練的泰國官兵，也與年俱增。泰國三軍，都由美國軍援顧問團給予充份的裝備。

桃梭邑、烏塔堡（Sattahitapano）美國海空軍基地，這是一九六五年興建的，除越南而外，此乃美國在東南亞最龐大而完善的軍事基地，到一九六八年，美國在泰國已擁有七處飛機場，及建築了美援戰略公路網，尤其是在泰國東北部與泰北地區。對這些鄰接寮高邊陲，被共黨武裝作爲基地的山區，由于公路與機場的密佈，使泰國軍警得以依賴美軍的陸空運輸，隨時展開進剿行動。所以美軍在泰基地，一半是爲了支援印支戰爭，一半是爲了支援泰軍剿共。

二 泰美關係蜜月期的成就

從一九六二到一九六九年，爲泰美關係蜜月期間，尤其是一九六五年，雙方簽訂了一項長達四百頁的「應變計劃」，由泰國國務院長他儂（Thanom Kittikachorn），與美軍駐泰指揮官史迪威（Richard G. Stilwell）少將共同簽署，其中規定泰國在遭到國外共黨武裝攻擊時，入泰協防的美軍，至少在名義上受泰國統帥部指揮，如共黨的攻擊爲由寮國而來，則美國部隊將入寮境從事反擊。③

泰國的傳統國防思想，是認為在其國境內一旦發生戰爭，無論勝敗如何？都將陷國家元氣難以恢復，所以始終是採取避戰措施。二次大戰前，以外交代替國防，固然是基於這種國防思想，對日軍南侵，不惜忍辱投降，但又暗中與盟軍取聯，更顯示其明知日本侵略終必失敗，但為避免戰禍，亦不得不以和平姿態迎接日軍。在蠶披汶主政時代，將美國軍援大部份用以裝備警察，及堅決拒絕美援興建北部道路機場，亦在避免毛共對泰國發動報復性的武裝攻擊，仍然是堅守避戰的國防思想。

至陸軍方面發現共黨勢力日益膨脹，在北平支援指揮之下，使所採取的政治顛覆計劃，即將由不流血而赤化泰國，遂不得不推翻蠶披汶政府，標明堅決反共立場，當共黨的政治滲透顛覆活動被迫降低，武裝叛亂則隨之而起，使東北與泰北都先後成為叛亂基地，顯然是北平夥同河內經由寮國向泰國所輸入的戰爭。于是曼谷政府便唯有遷就美國的圍堵政策，除供給美軍對越寮協防的基地，及接受大量美援，一面充實國防兵力；一面展開經社建設而外，且出兵入越援寮——在越南出動一個正規師的兵力，對寮國，有志願軍二十五個營。這一階段，曼谷軍政府，已將泰國傳統的以外交代替國防的戰略思想，一變而為「阻敵人于國境線外」的戰略。

六十年代，是泰國經濟發展的突飛猛進時期，被稱為開發中國家的一枝獨秀，國民生產毛額，每年提高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八，一九六八年，高達五十億美元，在此以前的五年，國民平均所得，提高百分之六十，外國人投資，從一九六〇到一九六八年，增加了八倍^④，由于政府運用美援所實施的「戡亂計劃」，乃以軍事行動配合「經社建設」雙管齊下，一面加強軍警實力，開發交通，使每一邊陲遭到共黨竄擾亂時，軍警的支援朝發夕至；一面以百廢待興的建設，——開闢了大量就業機會，使共黨無法裹脅流亡，這對剿共工作，可以說是標本兼施。

一九六八年，泰國頒佈第八憲法，軍政府準備結束十年來的軍法統治，預定來年大選，還政于民，適值美國詹森政府將越戰付諸巴黎和談，英倫亦宣佈將于一九七一年前，逐步放棄遠東防務，泰國民間便開始對親美外交政策發生懷疑，甚至私下加以抨擊。是年九月九日，泰國輿論權威的「沙尖叻報」(Siam Path)發表社論，首先批評他納外長和政府外交政策的不當，建議採取介于「反美」和「一面倒向美國」之間的中間立場。其中有：「我

們不妨冷靜想一想，我們的國家利益和生存希望究竟靠什麼？究竟能倚賴盟友到什麼程度？必須自立到什麼程度？制定外交政策，自由到什麼程度？」接着指出：泰國的生存，並不能寄望于本身是某一國家的盟邦，必須要靠「本國內政的安全」，最後敦促政府加速制定軍事和內政政策，以求恢復內部的和平與秩序。^⑤

當時担任「沙尖叻報」總主筆的，便是今天的泰國國務院長克里巴莫(Kulkrat Pramroj)，一般認為這篇抨擊親美外交的社論是出于他的手筆，無論是否屬實？他顯然是同意這一社論所主張的中立外交的立場，斷不能過份親美。至一九六九年大選後，攻擊親美外交政策，已成爲國會到學府一窩蜂的主題，連執政的「泰人黨」國會議員，亦公開主張疏遠美國而與毛共北越建交，美國軍事基地，更被認為是導致北平河內向泰國輸入戰爭的禍根，連一手制訂親美外策的他納于卸除外長職務後，也在「紐約時報」發表專文，批評美國繼續利用泰國做爲對中南半島軍事行動基地，並惋惜泰國竟被利用爲美國在東南亞軍事冒險的走卒。^⑥

三 美軍撤退造成泰國防衛與經濟問題

從一九六九年國會重開，言論亦作有限度的開放後，改變親美外交立場，從而謀求與北平及河內改善關係，已經成爲泰國知識份子一致的主張，他納外長且毫不諱言已與毛共方面從事會談，一時採取平衡外策的聲浪，甚囂塵上。由北平移居巴黎的泰共首腦乃比里(Nai Paldi Panomyong)，又不斷發表言論，指出毛共祇須泰國不與它爲敵，便不會支援泰共武裝奪權。再加上河內不斷攻擊曼谷政府以其國土供作轟炸鄰邦基地，及泰共廣播痛責曼谷政府爲「美帝僕從」，更使泰國知識份子認定收回美軍基地，已成爲與北平河內修好的前提，必須迫使美軍撤退而後快。^⑦

然而泰國當政者所擔憂的，則並非如何促使駐泰美軍全部撤離？而是美軍在越南全部撤退後，華府是否計劃仍在泰國駐軍？可以顯見的，爲美軍駐泰人數勢必大加削減。這在經濟與防衛兩方面均難以謀求補填。一九六九年八月，「泰國中央銀行」總裁乃潘(Puey Ungphakorn)指出：駐泰美軍

一旦撤離，泰國每年將損失一億五千萬美元收入，失業的將達五萬人。據一般估計，經營為美軍服務業者的失業人數，約在十五萬人左右。⑧何況美援款項之中，有不少是為酬庸泰國供給軍事基地而來，亦勢必隨美軍的撤離而停止。

更嚴重的，是傅爾布來參議員反對擴大對泰軍援，其論點是：這種援助，勢將導致「另一次越戰」。雖然他所代表的，祇不過是國會反對派的意見，便已使曼谷政府感到困擾不堪。而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賴德，也於一九六九年八月廿一日發表聲明稱：尼克森政府認為對泰協防，並不受一九六五年「應變計劃」的約束。這對泰國人而言：賴德的話便不能與傅爾布來的言論同日而語，因為國防部長的聲明，斷不同于國會議員的反對言論。雖然尼克森在同年訪泰時，聲稱美國對泰協防，無分內外共黨，但已顯示美國對東南亞政策的舉棋不定。⑨

至尼克森宣佈訪問大陸，大馬沉迷于東南亞中立化，主張外國軍事基地一律撤除，更助長泰國平衡外交的聲浪，對美國基地，更視為與共黨國家建交的極大障礙。一九七一年的十一月政變，即為泰國軍方企圖阻遏反美浪潮，到兩年後的十月學潮，卒將軍政府推翻，固然是為了要求民主，但大多數知識份子，仍然是為了要求改變親美外交，寄望于以限令美軍撤退，換取北平河內放棄對泰共叛亂的支援，所以青年學生一直視美軍基地如芒刺在背，其實他們仍然是寄望于「以外交代替國防」的傳統政策。

十月學潮後，由桑雅（Sanya Thammasak）所組成的文人政府，在對外政策上，他仍然是蕭規曹隨，除照舊保持與華府的親暱關係而外，雖與毛共由民間文經團體以至官方開始往來，但迄未廢除前政府所頒佈的「五十三號命令」。且表示此一過度政府，主要任務在制訂憲法與主持大選，改變外策，須俟民選政府產生後，再決定此項方針，其實這位學者在主政時，已深切了解泰國一旦疏遠美國，在防務與經濟上所發生的問題，斷非與共黨國家貿易建交所能解決于萬一，何況引狼入室，將使問題更加複雜嚴重，這便是桑雅政府面對着左翼學生所掀起的學潮，不斷要求外交左轉而仍然保持泰美親暱關係的根本原因。

四 克立政府以外交代替國防的構想

泰美關係的回顧與展望

一九七四年八月，泰國新憲已經頒佈，辭卸國會議長而全力組黨競選的克立巴莫，出任新政府閣揆的呼聲甚高，美國新聞週刊記者，在訪問時間他如出任閣揆，將如何處理駐泰美軍？他明白指出：「美軍駐泰，乃應泰國政府邀請而來，所以改變此種安排，以及要求美軍撤離的任何步驟，都須謹慎從事。由我所主持的政府，將尊重美方意見，或可能商酌在五年期間內逐漸完成撤離」。對泰毛關係正常化問題，更明確地宣稱：「我同意我們的立場，不能作迅速承認，必須逐步試圖通過貿易、體育及文化交流等行動，以謀求關係正常化，然後始可準備建交」。⑩

很顯然，從這一席話，與他六年前在「沙尖叻報」所發表的社論，認為泰國外交政策，須介于「反美」和「一面倒向美國」之間的中間立場，雖仍然一致，但在扭轉的過程與手段上，則為從容而溫和。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他在擔任國會議長期間，已經了解泰美關係的密切，一旦斷然將美國推遠，其所形成的「後遺症」，將為難以醫療的創傷。一位作為政府當軸的人，自不同于當年在野時的處士橫議。再由他在組黨競選之前，毫不迎合當時學生親共反美的狂熱學潮以為競選鋪路，更不難窺知堅持親美路線的右派——尤其是軍警方面，其實力仍可壓倒左派及其同路人。

至一九七五年三月克立組成內閣後，在向國會所提出的施政大綱，又何以將美軍撤退的期限縮短為一年？這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內在因素，為了爭取左派小黨加入其聯合陣線，及安撫左傾學生；在另一方面，美國對越高戰局，姑息言論瀾漫，國會迄不許給予額外軍事援助，甚至認為東南亞安危與美國無關，已使泰國右派亦認美國協防的不可信賴。這從其施政大綱中的原文：「……對美軍，若如目前情勢，將在友誼談判下，使美軍在一年以內撤離。但此舉並不意味泰美友誼的變化，反之為情勢有變，若戰火擴大，延至泰國，則將重新考慮」⑪。顯然已保留餘地，俾美軍撤離的期限可以展延。其後再斷然硬性限定駐泰美軍在來年三月以前，必須全部撤離，這又是由于美國政府屈于國會壓力，對越高盟邦遭受共軍的圍攻愛莫能助，駐泰美軍的龐大打擊力量，既不能用以挽救越高的沉淪，繼續留駐，便適足以增加高越共政權對泰國的敵愾。從克立政府成立之日，高越共即已分別向曼谷暗送秋波，如表示將遵循中立不結盟外策，願與泰國和平共存，但要求曼谷不再作為美國支援各該國右派的夥伴。而河內方面更于此時，經由蘇俄從中牽

線，向泰國新政府表示友善，且開出以美軍撤退，為放棄支援泰共叛亂及建交的前提。

克立政府在金邊陷落前夕，斷然限定美軍在泰國基地不許向金邊西貢運送武器彈藥，祇能輸送藥品食糧，並宣佈所有駐泰美軍必須在來年三月全部撤離，顯然是鑒於美國對越高協防的臨危縮手，不敢信賴華府的協防諾言，同時認為越高共政權，在初獲勝利之後，為了忙于醫療戰後的滿目瘡痍，便不得不暫時與鄰邦和平共處，且為了不願成為河內的附庸，亦祇有經由泰國與自由世界貿易往來，所以主張邀請越高寮赤色政權參加「東協」的，泰國比其他四國更為熱中，便不難看出此一期間的曼谷政府，已企圖再以外交代替國防。

五 反美親共的苦果

至上年五月中旬，由於華府營救被高共攔劫的美國商船，其陸戰隊係以在泰基地為跳板，因而使泰方向華府提出抗議，認為這已侵犯了泰國主權，同時曼谷掀起了反美學潮，集結在美國大使館示威的學生，高舉着「美國佬滾回去！」和「堅決要求與美國斷交」的標語牌，並使美國新到任的駐泰大使懷特豪斯，從下機後，即沿途遭到了反美學生的「下馬威」，造成了美泰關係有史以來最緊張的高潮，至三天以後，華府向泰國政府正式送達道歉函，風潮始告平息。

一般認為此次反美風潮，乃曼谷政府所示意而能夠控制的，以致並未發生暴亂，且在一聲號令之下，立即浪靜風平。其所以如此，正是為了企圖以此向印支共黨政權拉攏交情，除表示不願捲入美國對金邊政權採取軍事行動的漩渦而外，此一期間，西貢與河內均分別派有訪泰代表團談判建交，由在此以後，泰國不惜開罪華府扣留阮文紹政府撤至美軍在泰基地的機船，以便作為與南北越換取建交的資本，便不難看出克立政府此一期間，是如何企望與印支共黨政權攀交，俾達成其再以外交代替國防的構想。

至南北越代表團在曼谷的談判，均已先後觸礁，寮國共黨受蘇俄夥同北越的指使，在迫使永珍右派領袖自動挂冠的同時，不僅對泰共叛亂的支援日益明目張胆，且直接向泰國不斷挑釁，如逮捕泰國駐寮外交官，在湄公河上

射擊寮人渡船及巡邏艇，甚至寮共軍事首長，亦揚言誓將泰國東北十六府土地收入寮國版圖^⑫。由蘇俄顧問專家與俄援物資裝備迅速抵達永珍，再證之以蘇俄駐泰大使將「亞安體系」計劃交給察猜外長參考^⑬，顯然是莫斯科經由河內永珍向克立政府施加壓力，迫使在美軍撤離後，唯有參加「亞安體系」方可獲得國家安全。

由此一期間，北平對蘇俄「亞安體系」陰謀的不斷揭露，及一再警告東南亞國家不得進入此一圈套，再加上由雲南而來的泰共武裝經由寮北直迫泰邊，且有不少穿着毛共軍服的幹部率領，這又顯然是北平準備對曼谷政府親俄的報復，克立政府已瞭然於限定美軍撤退期間，雖適合于蘇俄北越的意願，但無奈它們得寸進尺，既不能換取北越及越寮共政權的建交，且因有進一步踏入蘇俄陷阱的趨勢，已引起毛共擴大支援泰共叛亂的危機，遂不得不掉頭與毛共建交。

然而泰毛建交，有跡象顯示：曼谷並未換得北平放棄支援泰共造反的承諾，這由「新華社」社長朱穆之面告隨克立訪毛的泰國記者團：北平支援各國「解放」運動，包括道義與理論上的支持，並表示對泰共于必要時，在支持上包括金錢與武器，至克立訪問昆明時，作為泰共喉舌的「泰國人民之聲」廣播電台，更猛烈地抨擊克立「反動集團」種種罪行，據隨行記者所發回曼谷的報導：在昆明所收聽到的該台廣播，聲音特別宏大清晰，可以斷定台址設在昆明近郊^⑭。此即可以說明泰毛建交，泰方比毛共尤為急切，對北平並不放棄支援泰共，以免他們倒向北越，先已心照不宣。所以到上年十二月六日，泰共電台所廣播的慶祝泰共成立卅三週年紀念社論，表示泰共遵循毛澤東思想武裝奪權，新華社照舊是予以發佈。

顯然經由北平一力促成高共政權與泰國同意建交，但邊境的衝突仍然未止。且發現現在高共統治下的鄰接泰國邊區，已專為泰共建有三處基地：一為訓練基地，其餘兩處，則為後勤支援^⑮使泰國已瞭然於限定美軍在一年以內全部撤退，縱使換得了北越與寮越共政權建交，亦不過像高共一樣，仍然不會放棄對泰共顛覆叛亂的支援。顯示每一共黨政權，都是遵照列寧的訓示，將其國防建築于支援鄰邦共黨的叛亂。

六 泰美新關係的奠基

促使克立政府不得不轉向美國恢復舊好的因素，一方面是由于左轉外交以謀求結好共黨國家——尤其是與印支共黨政權和平共處的希望幻滅，對察猜所強調的「等距離」外策，雖然推遠了美國，但俄毛雙方的相互嫉視，彼此都在無所不用其極地要將對方推開，而北越統一南越及囊括寮高與吞噬泰國的企圖，已昭然若揭，且有蘇俄從中撐腰，無論聯毛制俄，或聯俄制毛，都祇有自速其禍，唯有與美國重新合作，方可望解除此一由外策錯誤所加深的危機。

克立政府在高越淪陷後迅速推進與美國關係，正是遭受了國內的强大壓力，其實策動左翼學潮的共黨潛伏分子究屬少數，絕大多數附和者，都是沉迷于以靈活外交代替美軍協防，以致先前為軍政府制定親美外策的前外長他納，在此種壓力下，亦率先呼籲駐泰美軍必須儘速撤離。至上年十月廿五日，他納突然改變立場，公開表示駐泰美軍必須繼續留駐^⑩。這便說明泰國內部已瞭然于泰美關係的疏遠，無異是自毀防堵紅流的堤防。

泰國外長察猜應邀訪美，他已毫不諱言此行為向華府爭取援助，顯然在表明這是為泰美新關係的奠基，以洽泰國大多數人的殷切期望，然而對蘇俄及北越寮共，又無異是向它們示威，所以河內抨擊他此行為拉緊美國以反越。而寮共亦適于他啓行前一週前擊沉泰國巡邏艇，造成泰寮邊境烽火瀰漫，蘇俄原認為此一衝突的調人非它莫屬，以便造成它在泰國的份量升高，及破壞泰美新關係的奠立，然而察猜所採取的，是在動程訪美前一日，召見蘇俄駐泰大使伊利耶布，警告莫斯科不得介入泰寮糾紛。^⑪緊接着寮共政權的態度即已軟化，通知泰方可以將巡邏艇拖回，這使泰方更瞭解親美外交，正可以壓制共黨集團的氣焰。

察猜訪美所得的結果如何？據他從華府經漢城返回曼谷後透露：(一)季辛吉國務卿向他強調：倘泰國發生政治經濟或戰爭危機，美國決不坐視，仍以泰國為最親密的盟邦；(二)美軍完全撤出泰國後，其駐泰顧問團的人員，仍留存一半；(三)經援照舊，軍援未便透露；(四)將鼓勵企業界來泰投資。(五)協助泰國建立兵工廠，僅就這幾項透露，便已顯示華府在東南亞將堅守泰國的防線，且儘量適應泰國的要求，扶助此一盟邦走上自立自強的道路。

其實泰國的國防以現有的十九萬五千人的兵力，並無需美國駐軍協防，祇需美國協助訓練與裝備支援，担任訓練泰軍的美軍顧問既仍然留駐，並為

泰美關係的回顧與展望

泰國建立兵工廠，不僅武器彈藥仍可仰賴美方補給，且可自行生產，及造就兵工技術人才，這是兼顧到達近程的打算，由于共產國際不可能公然出兵侵泰，所支援的泰共武裝叛亂，十餘年來亦始終局限於邊陲，可見泰國現有的兵力已足敷調用。以泰國政權轉移多出於不流血的政變，顯示共黨所策動的羣衆戰，尤甚于武裝奪權，所以印支赤浪向泰國的衝擊，是安內重于禦外。造成泰國社會動亂的因素，固然是出于共黨份子的策動，但亦祇是推波助瀾。主要的，還是青年學生苦于沒有出路，加上由美軍撤退形成失業的人數日增。以致大家歸罪于政治不能民主，及國防開支過鉅，乃認為在民主政制下，藉與共黨國家建交，即可換得它們放棄對泰共叛亂的支援，再迫使泰共在外援斷絕之後，便不得不放下武裝參加正常的政治活動，于是爭取政治民主，要求與共黨國家建交，及廢除「反共法」，與驅逐駐泰美軍，便成為青年學生認定的救國良方，在共黨分子從中策動，及野心政客幕後利用的情況下，遂形成了泛濫的狂潮。

至民主政府成立，美軍已定期撤離，在新政府一再以推遠美國關係以換取共黨國家友誼，不僅未能換取到它們放棄對泰共叛亂的支援，反而造成外資不敢投注，泰國美商會長李曼固然早有警告，指出反美勢力促成美商對泰裹足不前，泰國工農部長蘇林，在訪問歐洲後，亦發現親共外交，使歐陸各國商人亦不敢來泰投資，且對共黨國家貿易雖有開拓，但據商長乃通商指出，這亦無補于自由市場損失之多，因而使經濟更加不景，失業更多，所以泰美新關係的奠立，美商資金團將因此重來，其他外資亦敢于投注，這對泰國社會秩序的穩定與經濟的成長，都有極大幫助。

七 結論

印支三邦變色後，河內在積極統一南越，及合併高寮為聯邦的同時，泰國亦已成爲下一吞併的目標，在寮高邊境建立支援泰共叛亂基地，使東北部先行赤化而建立共黨政權，又是其一貫的策略，今後美泰如何合作從事禦防？唯有給予寮高兩國反共武裝的可能便利，寮國汪保將軍的舊部既多逃入泰境，當這批苗人官兵傳出由美方協助訓練裝備，俾納入泰國剿共部隊序列的消息傳出時，寮共大起恐慌，對泰態度亦已軟化。

——下轉第31頁——

註④同上

註⑤同上

註④ W. Klatt, "Agrarian Issues in Asia", *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* 1974, p. 34.

註⑤ Jan S. Prybyla, "The Asian Dilemma" Reordering National Priorities", *Current History*, June, 1975, p.p. 294-250.

註⑥ Gerald M. Meier, Leading Issu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, (*Oxford University Press*, 1970), Chapter II: "Industr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e", p. 412.

註⑦同註⑥ p. 413

註⑧ Dick Wilson, "Development Problems of Asia", *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* 1974, p. 43

註⑨同註④ p. 35

註⑩同註⑥ p. 42

註⑪問題與研究，第十三卷第九期，第四十六頁到四十七頁，「世界食物的供需問題」，陳元，一九七五年六月三十日出版。

註⑫ Takakiko Haseyama, "Development of Asian Agri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Coming Decade", *The Developing Economics*, Volume XII, Number 2, June 1974, p.p. 120-121.

註⑬①同註⑤ p. 275 ②經濟日報，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五日。

註⑭聯合國糧農組織 (FAO) 所指「亞洲」乃指「亞洲和遠東」，包括中共和其他亞洲計劃經濟。日本屬於進步國家集團，此處不包括日本在內。

註⑮ Robert d'A. Shaw, Assisting Developing Countries, (Overseas Development Council Published, Washington, 1972), Chapter II: "The New High-yielding Varieties", p. 301.

註⑯同註② p. 102

註⑰同註③ p.p. 301-302

註⑱同註② p.p. 102-103

註⑲ Yasukiko Yuize, "Food Crisis and Japan's Trade of Agriculture Commodities", *Pacific Economic Review*, Sep. 15, 1974

註⑳同註② p.p. 106-108

註㉑經濟日報，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一日。

亞洲糧食問題

——上接第53頁——

高棉反共武裝，亦在接近泰邊的山區相當活躍，高共政權要求泰方將高棉前總理英丹驅逐離泰，即為企圖排除其影響力俾便清剿邊境反共武裝。然而高寮兩國人民，斷不會屈服于共黨政權的奴役，何況在北越強迫兩國臣服的情況下，連共黨陣營之中，亦將由民族意識而驅使他們與反共武裝站在同一立場，任何共產政權，無不本着列寧的祖訓，將其邊防寄託與鄰邦共黨的叛亂，所以泰國對赤色鄰邦向它輸入戰爭的防禦策略，唯有向對方輸入反共戰爭，這是攻勢的防禦，亦即泰國前政府與美國合作的「阻敵人于國境線外」的國防戰略。

註①③⑧⑨「泰國是否將成為越南第二」，美國當代歷史 (LURAENT HISTORY)，一九六九，十二月號，「美國大學」東南亞問題教授卜託維 (RICHARD BUTWELL) 撰。

註②「東南亞公約前途與美國困擾」，本刊八卷八期李其泰作。

註④「泰國的剿共戰爭」，華盛頓星報，一九六八，十，三，寇克 (DONALD KIRK) 撰。

註⑤「泰國在東南亞所扮演的角色」，美國當代歷史月刊一九六九，二月號，楊格 (KENNETH YOUNG) 作。

註⑥紐約時報，一九七三，六，七，社論對面 (P. ED) 版。

註⑦「從泰國政潮看共匪統戰」，本刊，十卷，一期，拙作。

註⑩美國新聞週刊，一九七四，八月五日出版。

註⑪曼谷世界日報，一九七五，三月，十，及十八日，刊載克立政府施政方針及克立談話。

註⑫曼谷世界日報，刊載寮共軍事首長宛拉提軍准將在國慶會上講話，一九七五，十一，廿九。

註⑬曼谷世界日報，一九七五，六，廿八。

註⑭「泰國等距離外交政策之展望」，本刊，十四卷，十二期，拙作。

註⑮美聯社曼谷電，一九七五，十二，一。

註⑯香港星島日報，一九七五，十，廿六。

註⑰香港華僑日報，一九七五，十一，廿四。